

周駿富 輯

明代傳記叢刊

附索引

明文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八十年元月初版

300 明代傳記叢刊

附索引 三冊
精裝一六一冊

定價：

（外埠加運費運費）

輯者：周

出版者：明

發行人：李

文 駿 潤 書

海 局 富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七樓

電話：（〇二）三三五四六九・三三一八四四七

電傳：（〇二）三六六一九一一〇一

郵政劃撥：〇一四三六七八・四號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字一九九三號
承印者：東陞美術印刷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德昌街一八五巷十二弄十四號
電話：（〇二）二二二〇五〇四二〇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of Ming Dynasty
(1352 1661)

Totally 161 Volumes

Compiled by

Tsin-fu Chow

Professor of Library Science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Copyright, 1991, by

Ming Wen Book Co., Ltd.

Telephone: (02) 3754679, 3318447

Fax: (02) 3619101

7th floor, No. 49, Section I,

Chungking South Road, Taipei

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內容提要

明代傳記叢刊、一四七部（種）、附錄十五種，周駿富輯。駿富字金夫，江蘇溧水人。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暨研究所教授，事蹟具清代傳記叢刊首冊。是編內容區分：（一）學林類，凡名儒、詩人、詞林等人，悉列其中。而名儒含有儒林、理學、東林、復社等目，收書二十七部（種）、附錄八種。（二）名人類，凡仕宦、節義、軍略等名臣及后妃、方外等人，歸入其類，收書五十二部（種）、附錄六種。

（三）遺逸類，收逸民傳記一部。（四）藝林類，收書畫傳記五部。（五）綜錄類，含有史書紀傳體列傳、綜合性傳記、方志性傳記、名家碑傳等目，收書六十二部（種）、附錄一種。上述傳記著述，按類目次序編排。首冠『明代傳記叢刊目錄、內容摘要』，檢閱人可按目求書。另附『索引』，檢閱人可按人名，查尋原書。

明代傳記叢刊所收書籍，就板本言：善本有清初三朝刊本四部，明刊本四十六部，其中坊間可見者，約四分之一強，餘皆未嘗問世之孤本。舊抄本十三部，亦有半數未曾面世。標點或斷句本三十五部，頗便翻閱。就撰人言：宰輔有李廷機、朱國禎、錢士升、文震孟；名儒有黃佐、徐禎卿、陳仁錫、孫奇逢、孫承澤、屈大均、王夫之、黃宗羲、毛奇齡；名家有李贄、張岱、錢謙益、株宏；史家有焦竑、何喬遠、查繼佐、徐乾學、傅維麟、湯斌。就成書年言：明代作者八十一人，以明人敘述明代史事及故實，比後來追述可信。清代作者六十人，清代名家亦因時代較近，搜隱闡幽，非必盡確，而其可徵者宜多。現代作者七人，其人學識淵博，考信可徵。

前人編製明代傳記工具書，大都將書籍與索引分開，檢閱頗感不便。是編先將傳記著述出版，然後按書籍冊次，將其中人名、字號、諡號，分別編為索引。故能有索引，可供檢索；有書籍，可備檢閱。其於治學之助，能盡『工具』之責。

輯者簡歷



周駿富、字金夫，江蘇溧水人。民國十三年元月十七日生，民國三十六年秋季，入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攻讀圖書館學。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後，曾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深造；並獲師大國文研究所目錄組文學碩士。學士論文淮南子與莊子之關係，由王叔岷教授指導。碩士論文先秦名家叢考，由蔣館長復璁先生指導。民國四十九年秋季，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之請，任圖書館編目主任，二年後升任圖書館副館長。民國五十五年秋季，復應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賴永祥教授之請，返台任圖書館學系講師，以後遞升副教授、教授等職迄今。民國六十一年元月至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間，兼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，主持系務行政，達七年六月之久。至於著述，他曾發表論文四十餘篇，可詳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版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著作目錄頁二〇〇、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版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著作目錄續編頁六十八。專著中國文字通行字體表稿，係中文資訊交換碼(GB2312)的用字，用途極廣。時人對於周氏的介紹，可見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版『書府』創刊號第四頁，民國六十八年中華書局版『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』第二冊第六九六頁。清人張之洞稱：「刻書者，傳先哲之精蘊，啓後學之困蒙。」周氏秉承這個旨趣來輯印清代傳記叢刊；如果使用人覺得便利，那末，其如獲得眞珠船相類，亦一快事（原載：清代傳記叢刊第一冊卷首）。

明代傳記叢刊目次

一、明代傳記叢刊序	第一冊第二面
二、編輯例言	第一冊第二七面
三、明代傳記叢刊目錄、摘要	第一冊第二九面
四、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	第一冊至二二冊
五、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	第二三冊至七〇冊
六、明代傳記叢刊遺逸類	第七一冊
七、明代傳記叢刊藝林類	第七二冊
八、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	第七三冊至一六〇冊

「清代傳記叢刊」搜集清代傳記著述一五〇部（種）、附錄十七種。「清代傳記叢刊索引」係根據上述一五〇部書內人名，按姓名、字號、諡號等性質、編為姓名索引、字號索引、諡號索引。凡購買「清代傳記叢刊」者，免費贈送「清代傳記叢刊索引」三冊。使用人在「清代傳記叢刊索引」中，所查得資料線索，必須檢閱「清代傳記叢刊」內書籍，始能獲得所需資料。而「

清代傳記叢刊

附索引

周 駿 富 輯
明文書局印行
25開本精裝二〇二冊
定價 二十二萬元

清代傳記叢刊

為集清代傳記著述之大成，體積

龐大，私人不易購藏。因此，圖書館似為理想藏所，故「清代傳記叢刊」應視為圖書館的基本參考工具書。「清代傳記叢刊」網羅有清一代學人、文人、時人、名人、印人、伶人、書家、畫家等傳記，靡不增其面目，抒其心志，凡二百六十餘年來人物掌故，網羅備遺，備載其詳。故漢學家、清史家不可不置一編，作為參考引證之用。

明代傳記叢刊序

明太祖自元至正壬辰（十二年、西元一三五二年），投入郭子興、孫德崖部下，從事抗元後，迄南明永曆十五年（清順治十八年、西元一六六一年）亡國止（註一），凡三〇九年。明初天下鼎沸，群雄割據、開國疆臣、死節忠臣等人物，於國家盛衰，影響至鉅。待海宇承平，文治事功、理學文章等人物，亦為國家命脈所繫。歷朝宦官、佞倖、奸臣、流寇等人物，更為國家致命傷。明代傳記叢刊所網羅傳記著述，其人皆見於其中，不虞匱乏。

明太祖起兵濠梁，賴其熊虎將臣，被堅執銳，所向披靡。六年之間，北取滁和，南收姑熟。至正十六年七月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，置僚佐。甲辰（至正二十四年）即王位，戊申（洪武元年）即帝位（註二）。四方群雄削平殆盡，帝業初定，撫有天下。頒國號曰明，年號曰洪武。嗣後，明代建制，大抵與前代略同，惟其人才蔚起，稍有差異。徐乾學修史條議稱：忠義之士，莫多於明。一盛於建文之朝，再盛於崇禎之季（註三）。國家在危急之秋，忠義為中流砥柱，何庸贅述。

明代傳記叢刊輯錄書籍，計：四七部（種）、附錄一五種，內容皆為明代傳記人物，及其有關者資料。輯錄著述，或以類編成書，或以彙編成書。類編者、依原有資料保存。彙編者、除輯錄傳記資料外，餘皆刪除。輯錄範圍：學林類傳記，二七部（種）、附錄八種。名人類傳記，五二部（種）、附錄六種。遺逸類傳記一部。藝林類傳記五部。綜錄類傳記六二部（種）、附錄一種。至其類別，原則上與『清代傳記叢刊』類別相似。各類涵義為何？約述如下。

學林類人物，凡史書上儒林、文苑兩類，皆攝入其中。明初名儒，皆元遺民，如趙汴、趙撝謙、梁寅、汪克寬、范祖幹、葉儀等，操履篤實，兼有文藝，爲儒林之冠。明代經學發展，遠不及理學。明代理學人物，由於明史不立道學，故講學人物，入儒林者多。理學在明人眼中，被視正學。自萬曆以後，正學爲東林、復社等佔有，故學林類人物，宜以講學者爲主，而講學者又以東林、復社爲核心。

明初趙汴、汪克寬、胡居仁輩，恪守婆學，師承遠有端緒。惟至『大全』盛行，人習學業，無有所謂專門名家。明代醇儒，行誼足以率人，文章足以匡時，才智足以濟物，學問足以明道者，應以李時勉、陳敬宗、魏驥、吳訥、葉盛、楊守陳、張悅、謝鐸、張懋、吳寬等當之。彼等以身率教，人皆響風。成弘以後，指歸各別。薛瑄起自河津，陳獻章興於新會，胡居仁起自餘干，王守仁興於姚江。於是理學之風熾起，而此四人於嘉靖初期，亦配饗闕庭。嗣後，羽翼而起者，薛瑄開河東學派有呂柟，陳獻章開白沙學派有賀欽、鄒智等，胡居仁開崇仁學派有婁諒、魏校等，王守仁開姚江學派有羅洪先、歐陽德、鄒守益、鄧以讚（以上爲江右王門學派）、薛侃（粵閩王門學派）、徐愛、王畿（以上爲浙中王門學派）、薛應旂（南中王門學派）等。此外，泰州學派有王艮、趙貞吉、羅汝芳、耿定向、楊起元、焦竑、周汝登等，甘泉學派有湛若水，三原學派有王恕、馬理等，其人操履篤實，學識淵博，各能闡述儒先道法。萬曆以後，自顧憲成復修東林書院講學後，於是鄒元標（浙右王門學派）、馮從吾（甘泉學派）、高攀龍、劉宗周（承江右王學派羅洪先、甘泉學派許孚遠二家之說，或藏山學派）等人，又起而羽翼之，又建首善書院於京師，

表揚止學，大啓宗風（註四）。

萬曆以前，未有黨名。及沈一貫當國，以才自許，不爲人下。當時名流，如顧憲成、鄒元標、趙南星、孫丕揚、高攀龍諸人，亦蹇諤自負，每與政府相抗。顧、高講學東林，每有倡導，天下翕然風從。始其入領袖，皆爲君子；繼而好名者、躁進者，咸附之。故有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之譽。沈一貫持權求勝，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，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。當時東林與政府對立，宰臣王錫爵語顧憲成曰：「當今所最怪者，廟堂之是非，天下必欲反之。顧憲成曰：吾見天下之是非，廟堂必欲反之耳（註五）。東林之士，文章氣節，爲世楷模者，如鄒元標、顧憲成、王紀、馮從吾、高攀龍、楊漣之外，又如陳大緩、周順昌、魏大中、周起元、周宗建等爲真理學、真氣節、真清操、真吏治。成造如趙南星之真骨力，真齋堂（註六）。攻東林者，始爲沈一貫，後有崔呈瑋、魏廣微、溫體仁、薛國觀、馬士英、阮大鍼等。天啓四年八月，從張訥議，詔毀天下書院，東林、關中、江右、徽州各書院，俱行拆毀。十一月，徐兆魁、喬應甲、王紹徽等，皆爲趙南星所擯，而紹徽以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，仿民間水滸傳奇，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將錄。五年十一月，崔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璽等錄，魏忠賢奉爲聖書（註七）。其實，魏忠賢有王體乾、李永貞、石元雅、涂文輔等宦官爲心腹，於天啓二年間，已謀結外廷諸臣，如顧秉謙、魏廣微、霍維華、孫杰等。更有文臣五虎（崔呈秀、田吉、吳淳夫、李夔龍、倪文煥）主謀議，武臣五彪（許顯純、田爾耕、孫雲鶴、楊賓、崔應元）主殺戮。時人稱爲：十狗。或：十孩兒。甚至有：四十孫者。魏廣微撰摺神使覽，若宰臣葉向高、韓爌等百餘人，目爲邪黨。而以黃克纘、王永光、徐大化等六十餘人爲正人。由奄人王朝用進之，俾用是爲黜陟。帝寵任太監魏忠賢，凡中外臣僚，附之者甚衆。舉朝阿諛順指者，俱拜爲乾父，行五拜三叩頭禮，口呼九千九百歲爺爺。但天啓七年八月，熹宗崩，莊烈帝即位。十一月安置魏忠賢於鳳陽。

，楊所修、楊維垣先劾崔呈秀。崇禎二年三月，由宰臣韓爌、李標、錢龍錫、周道登等，議『定逆案』。逆惡魏忠賢，擅竊國柄，誣陷忠良，至此結束。至於東林中依草附木之徒，如錢謙益、鄭鄮、王永吉、吳甡、吳昌時、楊枝起、曹溶等，皆竊附東林，爲群流歸響。而其欺世盜名，後世不齒。

明末社團興盛，東林以外者，次爲復社。復社始於崇禎元年，由張溥、張采等倡復社於東南，其談經講學，互相砥礪，天下靡然響風。復社由匡社、幾社、聞社、南社、則社、席社等，咸會於吳郡，統合於復社，人數凡二千二百四十人。其徒又必先正，品必賢良，實非樹黨，然有檄以十罪（註八）。崇禎十五年御史金毓峒言，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，復社一案，從此註銷。

明代文學，洪武、永樂，人務實學。宣德、正統，其勢少衰。成化、弘治，克進先正。正德、嘉靖而後，流派判然。然彼時尚稱極盛。隆慶、萬曆以後，殊無足道，此爲流變之大略。

明初文人，首推劉基、宋濂、王時勉等，不獨帷幄謀略，開曆無疆。即文章一節，亦爲當代之冠。至於蘇伯衡、高啓、方孝孺、解縉等，咸從實學，不惑於流俗苟且，有唐宋大家之風（註九）。永樂至成化年間，承平八十餘年，時有三楊秉政，提倡雍容華貴，世稱臺閣體。成化以後，詩道旁落，唐人風致，幾於盡墮。茶陵李東陽崛起，蔚爲雅宗。東陽文章，爲明一代大宗。獨步於弘治間，天下翕然宗之。稍後李夢陽、何景明興起，譏其萎弱，倡言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。其時李、何與徐禎卿、邊貢、王廷相、康海、王九思稱七才子。又李、何與徐禎卿、邊貢、朱應登、顧璘、陳沂、鄭善夫、康海、王廷相，號十才子。論者謂弘、正兩朝，人才傑出。嘉靖初王慎中、李開先、唐順之、熊過、任瀚、陳東、趙時春、呂高稱八才子，慎中、順之倡議盡洗李、何剽擬之習，而開先與時春等復羽翼之。並倡爲初唐、六朝之作，以矯李、何之習。陳田稱：獨照之匠，若荊州（唐順之）、遵巖（王慎中）、震川（歸有光），變秦漢爲歐曾，

易詁屈聾牙爲字順文從（註十）。其實，李、何提倡擬古，得於詩者較深，而得於文者頗淺。後七子李攀龍、王世貞、謝榛、宗臣、梁有譽、徐中行、吳國倫。於嘉隆年間，尊李夢陽、排李東陽，續前七子之筏。詩自天寶以下，文自西京以下，誓不污吾毫素（註十一）。其摹秦仿漢，與前七子門徑相同。後七子以李攀爲冠，王世貞應和之，世稱王、李。李攀龍卒後，王世貞操海內文章之柄垂二十年，爲一代宗風。萬曆年間，公安袁氏兄弟，始以曠古相譏。公安詩文變板重爲輕巧，變粉飾爲本色，致天下耳目一新。然公安之失爲輕及俳二字。竟陵鍾惺、譚元春，別出手眼，立幽深孤峭之宗，海內亦靡然從之。然竟陵之失爲纖及僻二字。

自隋代開科取士後，歷代皆沿其制而稍有不同。國家拔擢真才，扶持人紀，此爲最良典制。而士重科名，亦能藉工詞翰能文章者，出類拔萃，揚名於世。明自洪武三年庚戌，開科取士，四年始策問會試，太祖親策於廷，就其高下而任之官。使文臣由科舉而進，非科舉者不得與官。洪武十七年，禮部頒行成式：凡三年大比，子、午、卯、酉年鄉試，辰、戌、丑、未年會試。明史云：

三年大比，以諸生試之直省，曰鄉試。中式者爲舉人。次年，以舉人試之京師，曰會試。中式者，天子親策於廷，曰廷試，亦曰殿試。分一、二、三甲以爲名第之次。一甲止三人，曰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賜進士及第。二甲若干人，賜進士出身。三甲若干人，賜同進士出身。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名，制所定也。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第一爲解元，會試第一爲會元，二、三甲第一爲傳臚（選舉二）

科舉以箝制天下士，士之俊傑不能自取富貴者，則必起盜魁，毒害天下，濁亂神州。每榜之中，必有道德、勳業、節義、文章之士，羅列其間，其人或爲旋轉乾坤名臣，或爲扶世翼教名儒。明三百年大魁，傑出者：洪武辛未科黃觀、宣德癸丑科曹鼐，以殉忠著。正統戊辰科彭時、成化乙未科謝遷、嘉靖壬戌科

申時行，以相業顯。正德戊辰科呂柟、成化丙戌科羅倫、嘉靖己丑科羅洪先，以理學鳴，正德丁丑科舒芬、天啓壬戌科文震孟、以氣節稱。正德辛未科楊慎、萬曆己丑科焦竑，以文章稱。就狀元死事言：北京之變，崇禎甲戌科劉理順自絞死，崇禎丁丑科劉同升自死於峽江，天啓乙丑科余煌投水死。凡此大魁狀元，皆力竭而死，丹心碧血，照耀史冊。然而，國破君亡，靦顏治敵者，亦有其人。不經板蕩，孰辨繩澠。學林類輯錄傳記著述，其有關明代名儒、理學、東林、文學、詞林等背景，就其變遷，述其大略。

二

明太祖自投入郭子興部下後，至正十三年，得殘民七百餘人，引入元帥部下，署爲鎮撫。彼時彭大、趙均用二人，皆僭稱王。太祖乃從數百人爲，選其精銳者二十四人：——徐達、湯和、吳良、吳楨、花雲、陳德、顧時、曹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勝宗、陸仲享、華雲龍、鄭遇春、郭興、郭英、胡海、張龍、陳恒、謝成、李新、張赫、張銓、周德興。南略定遠（註十二）。濠土名士，後爲開國功臣。受封爵，賜鐵券。其中徐達、持重有謀，功高不伐，後封爲中山王。湯和、任征西、征倭將軍，卒於洪武二八年，封爲信國公。吳良、征討諸蠻，今之吳起，卒於洪武十四年，封爲江國公。顧時、攻張士誠，從徐達、傅友德等定河南、陝西、四川等地，洪武十二年卒，封爲滕國公。耿再成、戰死，封爲泗國公。徐、湯、吳、耿四人，皆配饗太廟，塑像功臣廟。功臣廟塑像，祭元勳二十一人（註十三）。

甲午（至正十四年）克滁，得李善長、馮國用、馮勝、吳復、丁德興、趙德勝、李文忠、沐英、胡大海、孫興祖、王志等。除李善長、馮勝、吳復、王志四人外，其餘諸人，皆入功臣廟。馮國用、洪武三年

卒，封爲鄧國公。丁德興、洪武元追封濟國公。趙德勝、死於南昌之役，追封梁國公。李文忠、洪武十七年卒，追封岐陽王。沐英、功在西南，追封黔寧王。胡大海、追越國公。孫興祖、戰死，追封燕山侯。

乙未（至正十五年）拔采石、取太平，得茅成、仇成、鄧愈、常遇春、廖永安、廖永忠、俞通海、張德勝、葉昇、桑世傑、華高、金朝興、楊璟、及文臣陶安等，除仇成、廖永忠、葉昇、金朝興、楊璟、陶安等外，其餘諸人，皆入功臣廟。茅成、徐達攻平江役戰死，贈東海郡公。常遇春、摧鋒陷陣，所向心克，洪武二年卒，封爲開平王。鄧愈、征西將軍，洪武十年卒，封爲寧河王。廖永安、殺身克戎，洪武九年改封鄖國公。俞通海、洪武三年改封號國公。張德勝、采石戰役中卒，封爲蔡國公。桑世傑、戰死，封爲永義侯。至正十六年三月，克金陵。自定鼎金陵後，經營天下，東南之敵，莫勁於陳友諒，而廖永忠能殲其衆。西北之兵，莫勁於王保保，而薛顯能挫其鋒。太祖此時無有江右，豪傑日附。

己亥（至正十九年）征浙東，下金華，定括蒼。胡大海薦四賢可用。四賢者，劉基、宋濂、章溢、葉琛四人。次年三月四人至建康謁見。太祖收攬豪俊，徵聘名賢，一時韜光韞德之士，幡然就道。基則運籌帷幄，濂則從容輔弼，溢則宣力封疆，琛則致命遂志。四人爲文臣，皆開國功臣。下徽州，鄧愈薦朱升，克武昌得詹同。前者以詞藻聞，後者以文章結主知。崔亮、陶凱，皆洪武初歸附及薦入。四人於明初文治、頗有功績。明史卷一三六云：

明初之議禮也，宋濂方家居，諸儀率多陶安裁定。大祀禮專用安議，其餘多兼諸說，從其所長。禘祫用詹同，時享用未升，……五祀用崔亮，朝會用劉基，……軍禮用陶凱，皆能援據經義，酌古準今，郁然成一代休明之治。

文臣李善長，預謀議，贊軍機，雖無汗馬之勞，亦封爲韓國公。李文忠守金華，薦王禕，亦爲開國文

臣。

壬寅（至正二十二年）三月，南昌降將祝宗等復叛，陳友諒圍南昌八十五日，先後戰死文武諸臣趙德勝等十四人。及友諒滅，念諸將忠義，命有司立廟城中，所謂豫章忠臣廟，歲時祀之。

癸卯（至正二十四年）四月，陳友諒以重兵自武昌來圍洪都。七月太祖親帥諸名將統舟師二十萬往討之。迎戰於康郎山，戰死者丁普郎等三十六人。中書省以死事之臣列進，遂封贈勳爵有差，建忠臣廟於康郎山，所謂康山忠臣廟，設像其中，歲時祭之。

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，必皆有名之將以佐之。明太祖取天下，大征伐有五：（一）討漢。（二）伐吳。（三）取中原。（四）收全蜀。（五）平雲南。諸將當草昧之際，擇主而依，效命疆場，戰勝攻取，克建殊勳。洪武三年，北伐師還，大封功臣二十八人，皆賜鐵券。驍將勁旅及名儒碩士，盡爲太祖所用，故能成其帝業。

忠義之士，莫多於明。一盛於建文之朝，再盛於崇禎之季（註十四）。忠節殉難之士，大都爲握窺料、居要職者，而在國家危急之秋，小人鴟張，皆能慷慨痛斥暴戾，視死如歸。開國之初，國家需要功臣；而國家於板蕩之際，亦需要忠臣。瞿式耜云：

袁國之忠臣，與開國之功臣，皆受命於天，同分砥柱乾坤之任。天下無功臣，則世道不平；天下無忠臣，則人心不正。事雖殊執，道實同源（西南紀事卷四）。

千午之難，建文遜國殉難諸人，仗節死義者甚衆，雖成祖斬伐，亦不能盡。忠義之氣，充塞天地。壬午死難諸人，明、唐樞國琛集卷上云：

高（巍）之死，死先見者也。黃（子澄）之死，死勤王者也。齊（泰）之死，死忠事者也。景（清）

之死，死報讐者也。周（是脩）之死，死仗義者也。時則有若侍郎卓敬、給事中陳繼之、御史曾鳳韶、長史陳通，皆先見焉而死。編修王叔英、拾遺戴德彝、少卿胡閏、尚書侯泰、侍郎黃觀、郭任、經歷宋徵、給事中韓永、知府陳彥回、知縣顏環，皆勤王焉而死。侍郎陳性善、知縣顏伯璫、鄭恕、州判鄭華、都指揮馬宣、朱繼，皆忠事焉而死。尚書張統、給事黃鉞、廉使王良、都御史程本立、茅大方、御史高翔、甘霖、魏公冕、少卿廖昇、寺丞郝公瑾、教諭王省，舉人劉政、教授陳思賢，皆仗義焉而死（周是脩傳）。

遜國革除之際，死者頗多。自金川門由李景隆等開門迎降後，陳瑛認爲不以叛逆處此輩，則我等歸附無名。成祖靖難起兵，自比周公，清君側之惡，只誅齊、黃數人。而陳瑛又請追戮黃觀等二十九人（註十五），後又增徐輝祖等人，至五十餘人，目爲奸臣。愈激愈殺，甚至誅十族，湛宗燔墓而不顧，竟有唐樞所迹「死先見、死勤王、死忠事、死仗義」四類殉難。烈烈之死，其秉乾坤正氣，品格可與日月爭光。萬曆初年，置祠祀之。崇禎初年，詔禮部集議予諡，遜國文武諸臣議諡，計方孝孺等一百二十人。然而歸附迎附者，亦有其人。如三楊、金幼孜、黃淮、胡廣、解縉、胡儼等，歸附後，位登宰輔。蹇義、夏原吉、王鈇、劉儁、鄭賜、茹瑺等，歸附後，亦位登尚書（註十六）。

甲申北京之難，內憂外患並起，死難者較壬午更衆。清、顧亭南都死難紀略序云：

晏子曰：君爲社稷死，則死之；爲社稷亡，則亡之。言與君共死生也。士既策名，報國之途非一，而身殉者其一端，世方多故。殺身之道亦非一，能死國者，其大義也，或遠退由我從容自裁，是爲死節；或矢石交攻，義不旋踵，是死事；或軍敗城陷，被執不屈，是爲死難。三者之外，凡有身首分離血膏原野者，何可勝數。

莊烈帝踐祚之初，誅除逆黨，昭雪冤抑，凡天下事悉付大小臣工。然而，不數年間，復假手宦豎，監鎖四出。明、林時對曾論其得失云：用閹臣，內侍矣；用部臣、勳臣，內侍矣；用大將、用言官，亦內侍矣。論其大者，所謂閹臣，則貪淫巧滑之周延儒、逢君駿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、楊嗣昌也。所得部臣，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、田惟嘉、陳新甲、謝陞也。所得勳臣，則嫉善如讐聽人播弄之劉孔昭、方祖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楨也。所得大將，則紈袴支離之王樸、倪寵也。所得言官，則貪橫無賴之史蘊、陳啓新也（註十七）。按周延儒、溫體仁、楊嗣昌、謝陞四人，見明史宰輔表。王永光、陳新甲二人，見明史七卿表。林氏所言與史相類。甲申之春，宗社覆於須臾，亦有其他因素。莊烈帝君臨天下十七年，而內閣輔臣至五十人，在中國正史上，並不多見。明末外有強敵在北，內有流寇在西，賦稅繁重，民生日苦。盜賊逢時起，社會不寧。滿目盡燎原之火，舉世豈無可寢之薪？帝獨攬乾綱，變易宰相數十人而無久位者，而此數十人中，非病免，即斥去。清、汪有典云：

諸臣之誤國也，樞臣不知兵，計臣不知餉，閹臣不知機務，拱手而聽上一人之裁決（史外卷四施邦耀傳）。

自錢龍錫、劉鴻訓相繼得罪，帝不能無疑於外廷。周、溫二人於諸相中最好貪，而帝特信任之。據清、楊鳳苞分析：北京之變後，五十宰臣中，彼時在朝在野者有十九人。南北死難者爲范景文、傅冠、蔣德璟三人。爲賊所榜掠死者爲陳演、魏藻德、方岳貢、邱瑜四人。仕於清廷者爲謝陞、李建泰二人。起兵保鄉者爲王應熊。詐降者爲方逢年。仕於閩粵者爲黃景昉、何吾驪、黃士俊三人。家居終老者爲錢龍錫、吳姓、孔貞運、錢士升、范復粹五人（註十八）。按五十閣臣中，李標、錢龍錫、韓爌、徐光啓、文震孟、賀逢聖、錢士升、方逢年、蔣德璟、范景文等人，頗有材略，留心經濟，但一言不合，即棄官而去。由於